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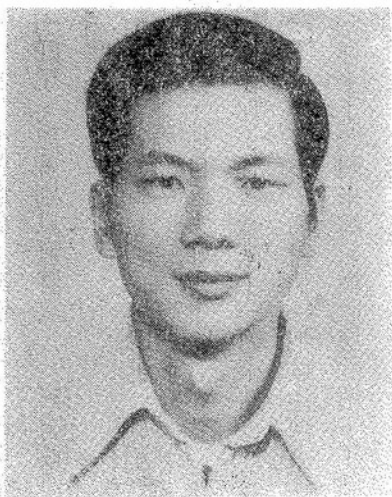
壹、小

說

類

十塊磚

短篇小說
第一名 劉錦得



劉錦得先生，臺灣彰化人，省立臺中師專畢業，現任省立彰化仁愛實驗學校小學部主任。曾獲第十四屆中國語文獎章，並著有：「田野四拍」、「春風集」、「零時的歌」、「夢裏的微笑」、「錦繡人生」等十一本書。

• 1 •

「不好了，阿魁出事啦！」

工頭阿杉慌亂的騎著單車，從工地趕到「大發建設公司」，顧不得把單車停妥，喘著氣叫嚷的跑進去：

「董事長，您要想辦法保阿魁出來！」

埋首於案桌上，正對著那一疊新建的房屋設計圖發楞的張發財，突然的被阿杉這一嚷嚷，緊蹙的雙眉更加深的幾乎疊在一起，他抬起頭，望了阿杉一眼，又把視線投擲在工程設計圖上，只是淡淡的，毫不緊張的問：「阿魁怎麼了？」

「他在酒家打了人，把人給打傷啦！」

「哦，哦……」張發財哼了兩聲，依然目不轉睛的盯著那堆工程設計圖。

在他面前的阿杉急得跳起腳：「董事長，阿魁是您的兒子呀，難道說您不關心他？」

「我怎麼不曉得他是我兒子？」人稱「阿財伯」的張發財氣呼呼的拍起桌子來：「可是，我沒有這種不成材的兒子！」他的這一聲吼叫，把整棟樓房差點掀得天搖地動起來，也把在樓上的阿來嬌——她正在睡午覺——從暖暖的被窩中吵醒了，她三步併成兩步的下樓。

「發生什麼事啦，老頭子，你幹嘛發這麼大的脾氣？」

「都是妳——」阿財伯臉色鐵青指著他的老伴，話出了口却不想再往下說。

「你吃錯藥呀？我今天又沒招你惹你，你竟對著我吼叫？」阿來嬌揉揉惺忪的睡眠，疑惑的望著阿財伯：「你說話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是阿魁打傷了人，剛剛警察局裏打電話到工地去，要……」阿杉在一旁接口。

「這孩子也真是的，」阿來嬌輕輕的埋怨著：「警察局怎麼不直接把電話打到家裏來?!」

「大概是他不敢把家裏的電話告訴警察吧，」阿杉說：「阿魁一向怕老董的！」

「怕我？他還敢做歹事情呀？」阿財伯又是重重的一拳拍在桌上。

「好了，你就別只發脾氣，」阿來嬌急得手足無措：「老頭子，你趕快去保他出來吧！」

「我不去！」

「你是縣議員，只要你一出面，阿魁會沒事的！」

「要去，你自己去好了！」

「好，你不管，我來！」阿來嬌沒好氣的拿起案上的電話筒，撥著警察局的電話號碼。

「不要撥了！」阿財伯一把按住阿來嬌的手：「讓他嚐一嚐做歹事的滋味！」

「你——」阿來嬌氣極敗壞的甩下了話筒，逕自的走出去招了一輛計程車，到警察局去。

• 2 •

七月的陽光，像一顆火球炙熱的投擲在大地上，在大發建設公司新建的「幸福大樓」工地上；工頭阿杉揮汗如雨般的指揮工人們趕建這一批即將在九月交屋的工程，他一會跑上，一會跑下，顯得十分賣力。

「阿杉，辛苦你了！」

張發財騎著機車來到工地巡視，他每次看到阿杉勤奮工作的精神，始終相信自己的眼光沒有看錯人——對阿杉，他寄以相當大的希望。

「老董，您才辛苦呢！」阿杉卸下斗笠，「這麼大熱天，您每天總要跑來工地三、四回，而且人家的建設公司老板出門都是坐私家大轎車，只有您還騎著機車風塵僕僕的在公司和工地之間來回奔馳……」

阿財伯笑了：「這是我的本性，你也不是一樣嗎？」

「我不及您的一半！」

「別客氣，」阿財伯拍了拍阿杉的肩頭：「老實說，我還真欣賞你刻苦耐勞的精神，只要你好好幹下去，我不會虧待你的！」

阿杉怪不好意思的低下頭，雙手手指不停的搓弄著：阿財伯的話一點也不假。想當初，在二十五歲那年夏天，自己從監獄出來，到處找工作盡是碰壁，別人只要一看到他會坐過牢的「記錄」都退避三舍，只有阿財伯好心的「收容」他，而且，不會把他不光彩的事宣揚出去，包括阿財伯的兒子和阿來嬌。最教他念念不忘的是，只不過短短的三年，阿財伯把他從一般的工人擢升為領班……的確，老董不但沒有虧待他，而又特別的照顧他呀！

「來，休息一下，喝杯汽水！」張發財由機車後座取下一籃的汽水，斟了一杯遞給阿杉。阿杉忙不迭的接過手，道了聲謝，扯開嗓子呼叫着所有工人：

「大家休息一會，老董請大夥兒喝汽水！」

「阿杉，等這一批工程完工後，我升你為大發建設的營業主任！」

喝了一口汽水，阿財伯把阿杉拉到陰涼的樹下，將自己心中想說的話說了出來。

「我……怕不能勝任吧？」

「你高中畢業，又肯吃苦耐勞，這點小事，你會做得很好的！」阿財伯似乎早已胸有成竹：「我年紀大了，有許多事需要有個得力的助手來分擔！」

「可是，那也輪不到我吧？」

「這話怎麼說？」

「您還有個兒子——阿魁呀！」

「別提他啦！」

阿財伯的臉色頓時漲紅了起來，把手上的一杯汽水狠狠的摔在地上。

「對……對不起，老董，」阿杉囁嚅地：「我不是有意惹您生氣，而是阿魁畢竟是您唯一的兒子，您——」

「誰教他那樣只知吃、喝、嫖、賭……」

「也許他年紀還輕吧，老董，您要給他機會！」阿杉在剛到大發建設公司的那半年，阿魁時常跑來找他「幫忙」，兩人有如手足般的親蜜，所以，阿杉極力的爲阿魁「辯護」。

「我何嘗不想給他機會？」阿財伯不斷的搖頭：「只是這些年來，他太讓我失望了！你想想，他高中唸得換了四、五所學校，而且都是私立的、收費昂貴的學校，却無法唸到畢業，要不是他娘一再要求，我早就叫他來當工人，免得浪費我大把的血汗錢！」

「他只不過好玩了些，以後他會改過來的。」

「好玩？你唸過書，應該比我懂得『業精於勤荒於嬉』的道理，如果他瞭解這句話的意思，早就——」

「董事長，恕我斗膽的說一句話，您，不見怪吧？」

「你說！」

「阿魁或許是生長在富裕之家的緣故，他才不懂珍惜而肆意的揮霍！」

「說得也是！」阿杉的話大有獲得阿財伯深深的同感：「這小子要是在貧窮的家庭中長大，他今天也不至於胡來，想當年——我就是赤貧的環境中成長……要不是那十塊磚，也不會有今天的我……」

「十塊磚——？」阿杉好奇的睜大雙眼凝視著阿財伯那頭有些泛白的髮絲。

串串過去痛苦的回憶彷彿又在剎那間，浮上心頭——阿財伯從未向人輕易吐露的塵封已久的往事，全在此際，在阿杉面前給傾洩出來。

「我小時候家裏非常貧寒，一日三餐都是靠父親去販賣零碎的煤炭來維持。當時，我在日據時代的小學半工半讀，放學以後

，除了要幫忙家務以外，還得跑到磚窰廠做臨時工——挑磚頭來補助家用和交學費，那種日子過得真苦呀！」

阿財伯的眼裏淌著淚水。阿杉靜靜聆聽他的回憶。

「臺灣光復以後，我才離開了磚窰廠的工作，挑著十塊磚和我太太從鄉下來到市區的一條河邊暫時住下。爲了謀生之計，我忍痛的把那僅有的十塊磚賣掉，就憑那十塊磚的本錢，披星戴月的以挑擔磚瓦爲生；在我們夫婦省吃節用之下，後來又以東借西湊的方法，勉強的經營一間很小的建材行，夫妻兩人克勤克儉，除店中生意都親自照料之外，運貨、送貨也是夫妻兩人一齊幹，憑著這種奮鬥不懈的決心、毅力，胼手胝足的將一間小小建材行從生意清淡中，漸漸轉趨興旺，我們的生意由小而大，後來成爲本市最大的一家建材行……」

從困境中熬過來的人，才知道痛苦的折磨是何等滋味，也更懂得珍惜他所擁有的不易獲致的成果。阿財伯就是一個例子呀。難怪阿財伯今天雖然在建築界已佔有一席響叮嚕地位，仍舊那麼節儉奮發；只是，阿杉不明白：阿魁有這樣勤奮努力的父親，而他却……？

「董事長，您難道沒有把這段過去自己白手起家的故事，告訴阿魁嗎？」

「哎！」阿財伯嘆了口氣：「我說給他聽，他聽得入耳嗎？以往，我只要提起自己過去的一小段故事來激勵他，他就顯得不耐煩啦！」

的確，對於一個沈迷於花天酒地的人而言，是很難用三言兩語便能打動他的心的——和阿魁相處的那半年，明知隨意的「接濟」他是不對的行徑，只是想到要好好的藉一片微薄的但很有誠意的幫忙，希望能以幾句忠告的話來讓阿魁及時回頭，然而，自己的話才出口，阿魁拿到錢就一溜煙的不見人影啦！

• 3 •

刺眼的一百瓦燈光照射在四張蒼白的臉上。四根繚繞的香煙的煙霧充塞在小小的套房中，幾乎瀰漫得讓人窒息。麻將牌一張張的此起彼落，間夾著笑聲與嘆氣聲，在四周迴蕩起來。

「嘿！嘿！自摸啦！」一個外號叫「阿狗」的興奮得把手上的一張牌，重重的敲響在牌桌上。

「伊娘的，今天手氣真背——」阿魁咒罵了一聲，兩眼死瞪著阿狗那粗大的手，突然，他像發現事有蹊蹺般的，伸過手去抓

住阿狗的手：「哇噫！你想坑老子呀？」

原來，阿魁瞪大的雙眼，瞄著了阿狗手上另有一張牌藏在掌心，而「自摸牌」與牌面上的顏色不對勁，他一把從阿狗手掌中搶過那一張夾帶的牌！

阿狗的狐狸尾巴露了出來，老羞成怒的掀翻了桌子，同時，一脚踢向阿魁……一場鬥毆自此展開，也不知打了多久，其他的兩個「牌友」叫嚷著：「不好啦，阿狗的腹部流出血來了！」隨即阿狗便倒臥了下去。血，不斷湧出。

阿魁見闖了禍，急忙的丟掉手上的那一把沾滿血跡的尖刀，奪門而出。

「阿魁，你殺了人啦，別逃呀！」兩個牌友呼喊著，慌亂的抬起阿狗。

然而，阿魁頭也不回的奔竄下了樓，招了一輛計程車來工地找阿杉。

「你身上有多少錢統統拿出來借給我！」把阿杉從熟睡中搖醒，阿魁開門見山的便要阿杉傾囊而出的把所有錢交給他。

「三更半夜的，你要拿錢做……」阿杉睜着迷糊的睡眼，見到阿魁一臉的汗水，很驚異的問著。

「別囉嗦，趕快把錢拿出來！」

阿魁伸出手期待著。這時，阿杉才看清阿魁的手上沾了血跡，他了無睡意，急切的問：「阿魁，你殺人啦？」

「你別管這些，趕快拿錢來！」

「先告訴我，你是不是——」

阿魁再也等不及的一把推開阿杉，爬上床舖，起拿掛在壁上的阿杉的外衣，從口袋裏摸出一些鈔票，然後，帶着威脅的口吻對阿杉提出「警告」：「千萬別把這件事告訴我老子，否則——」話未說定，他快速的轉身離去。留下目瞪口呆的阿杉。

阿杉這一夜再也睡不下，他只是想著：阿魁闖下這麼大的禍，老董要是知道了，該如何「善後」呢？

• 4 •

「又是賭博惹的禍

張仁魁殺人逃逸」

阿財伯全身抖動個不停，報紙由他手中滑落。

他失神的跌坐在椅上，以顫抖的雙手壓住胸口——他的一顆心臟幾乎是要溢出胸口般的翻騰不已……。

「董事長，您——」

思索了一天，阿杉決定把阿魁鬧禍的事來告訴阿財伯。他剛一進門，面對著阿財伯痛苦的神情，知道他的老毛病又復發了，趕緊呼叫着阿來嬌，匆忙的送阿財伯進醫院。

「我這是老毛病，好不了的，只是……」

阿財伯經過醫生的急救，暫時抑住了病情的惡化。他對著阿杉苦笑著：

「只是一想到那個不肖的孩子，我實在很不甘心就這樣走了！」

「老董，您快別這麼說，阿魁的事我會……」

「別去管他，看他能逃到何時？能糊塗到那年那月！」

在一旁的阿來嬌眼見臥在病床上的阿財伯，又想到那逃亡的兒子，不禁淚眼婆娑起來：

「老頭子，你不要說傻話，阿魁的事我會像前幾次一樣設法擺平的！」

「兒子已够糊塗啦，妳也——」阿財伯有氣無力，仍然氣憤未平：「上一回他打傷了人，我要他去嘗嘗鐵窗的滋味，妳偏抬出我這個縣議員的銜頭……妳這樣做實在害了他，這次無論如何，我非讓他……」

「你不管，我可不能讓這唯一的兒子受半點苦，我要想辦法找到阿魁，爲他……」

「妳，真是不可理喻！」

「董事長，您不能再生氣，阿魁會再去找我的。」

正如阿杉所說的，阿魁逃亡了不到兩天，身上的錢已花光了。這天傍晚，他又找上了阿杉。

「老董病倒了，你知道嗎？」見到阿魁，阿杉十分惱怒的告訴他這不幸的消息。

「不礙事的，」阿魁竟然無所謂的一臉冷漠：「再給我錢！」

「你打算躲到幾時？」阿杉拉起阿魁的手：「你父親都躺在床上了，你還不去看看他，來，跟我去見見他！」

阿魁想掙開手，阿杉却抓得更緊了，顧不得阿魁的反抗，阿杉用力的連拉帶拖，一把將阿魁推上車，從工地趕到醫院。

「你這畜生！成天只知吃喝玩樂，不務正業，遊手好閒的到處惹是生非，你——」

見到阿魁，阿財伯怒不可遏的，劈頭便數落他一場。

「我平時省吃儉用，賣力的工作，你却亂花一通，你以為我們家是金山、銀山供你揮霍不盡呀？……」

「阿爸，你存下那麼多錢做什麼？將來還不是留給我用！」

「你——你這不肖的孩子，我真想打死你——」

阿財伯氣得臉色發白，抖動的雙手不自覺的又去壓住胸口。

「董事長，你別動肝火呀！」阿杉連忙勸慰著，轉向阿魁：「你就別插嘴、頂嘴嘛！」

「你看阿杉多懂事？你要是有他的一半就好啦！」阿財伯似有無限的感慨，只是搖搖頭：「如果我去了，所有財產也不會留給你這個揮金如土的兒子！」

「阿爸，這怎麼可以？」阿魁急了：「我是你兒子呀！」

「我不承認！如果你還執……迷……不悟……」阿財伯斷斷續續的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吐出來。一時，病床裏顯得格外的安靜。只聽得阿財伯喘著氣的聲音，是那般的微弱。

過了三刻鐘，阿財伯似乎平靜多了，他想要是不把會告訴過阿杉自己過往刻苦奮鬥的那段故事，趁這個時候說出來。以後恐怕沒有機會了。

於是，他勉強的撐著病弱的身子，緩緩的敘說了一遍。

「阿魁，」阿財伯說完了那段往事，突然伸出他顫抖的手去握住阿魁的手，並且叫着他的名字：「不要逃亡了，趕快去自首……出獄後，好好重新做人……對了，阿爸爲了紀念當初創業而賣掉的十塊磚，在我開了建材行後，曾特別再訂購了十塊磚，一直保留到今天，它們就擺在阿爸那只木箱裏，希望你將來一看到它們，就會……」

阿財伯的話沒有落口，他的心臟已停止了跳動。他走完了辛勤、克儉的一生。

「阿爸——」許久已不會再叫過父親的阿魁，和阿來嬌、阿杉一般，哭成了淚人兒。

• 5 •

「大發建設公司」的大廳裏，擠滿了前來道賀的人潮。

因爲今天是大發建設公司的關係企業——大魁陶瓷公司——新開幕的日子。張仁魁周旋在賀客之間，舉起茶杯——他以茶代酒，一一的向賀客們回禮。

賀客們喝着茶、吃著點心，大家的視線幾乎都不約而同的投擲在那引人注目的焦點上——十塊將發黑的磚頭，在大廳中央的圓桌上。

六年了——阿魁再次的觸及那十塊磚頭，回想起從監獄出來，剛由阿杉手中接過的父親的「大發建設公司」，曾經遭到了無數奚落的白眼；許多與大發建設有來往的商人，都很清楚阿魁的「底細」，幾乎一致採取拒絕往來的態度，使他被打擊得抬不起頭來。要不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對那十塊磚，激起他奮鬥的決心，他那脫胎換骨的面目，他那咬緊牙關，辛勤的埋首於工作上的表現，是多麼不易才獲得衆人的諒解的眼光？

不是嗎？每憶及父親當年創業的艱辛，每每夜裏，自己一一的去撫摸那十塊磚，就有一股巨大的決心——回饋於父親，回饋於社會——感恩的決心自心底深處湧起，因之，這些年來，自己粗衫淡食，過的生活比父親生前猶要來克勤克儉幾倍，日子終算熬過來了，「大發建設」的業務迅速的推展開來，一批批的房屋造成了搶購的現象；今天，才有了關係企業——大魁陶瓷公司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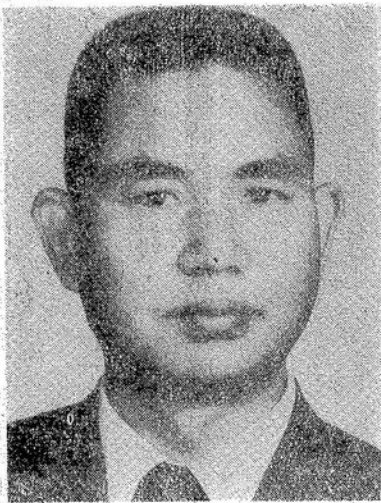
「恭喜你，祝你鴻圖大展！」

賀客們連番的道賀後，一一的散去。

大廳裏頓時又恢復往常的空曠，只有那陳列在圓桌上，幾近發黑的十塊磚，黑裏透紅的發出陣陣的閃爍的光亮……。

天王一號

短篇小說
第二名 王映湘



王映湘先生，雲南河西人氏，中央測校大學部製圖系畢業，從事文藝創作已三十年。王君的作品是多方面的：小說、散文、新詩、戲劇都寫，已出版者計有長篇小說「雲天懺魂」，中篇小說「鐵漢」、「骨山血海紅旗飄」、「春滿二重」，短篇小說「種子」、「爺爺萬歲」、「寒星熠熠」、「一朵溜溜地雲」、「瑞珍」，及新詩「醒靈集」。王君曾獲亞洲畫報小說獎，三次國軍文藝金像獎、飛駝文藝獎、金環獎及光華獎，又榮獲教育部六十五年兒童文學創作獎暨教育部七十一年小說獎。王君曾任中國文藝協會中部分會理事，青溪文藝學會臺中支會常務理事，臺灣省文藝協會理事；現任光華高工專任教師，嶺東商專講師，救國團文藝寫作班教師。

每年過年後的初五或初六，方友良總要到同鄉孔寅達家走一趟，他們倆之間，名符其實的老朋友，年紀越大，友情越深，就像他們酒櫃裏的酒，時間越長，芳香越濃。

方友良住家，是離都市十餘公里的眷村，平時上班下班有交通車可乘，要多方便有多方便；新年假期，交通車停開，他只好去搭公車。雖然他搶早出門，沒有想到公車站已大排長龍。

「嗨，又慢了一拍。」方友良輕聲而搖頭，他不是埋怨公車太少，也不是埋怨人山人海，他只覺得常年坐交通車方便慣了，不覺得交通車的可貴，一旦讓你來等車排隊，才讓你感覺到方便的可貴。

方友良擠在車門口，手上拎著一籃水果，兩瓶金門高粱，沒有地方放不說，連左手換到右手都不方便，擠上擠下的人還瞪他幾眼，那十公里的車程，似長過他已經走過的半生。

方友良還未走進孔寅達家的大門，他就聽到小孩的哭聲，他一聽就確定是孔家的小孩便三步當兩步的去推開門，只見孔家的么女兒小珍在地上連哭帶滾：

「嘿，嘿，怎麼啦怎麼啦，怎麼在地上滾？」

「品品把我的原子槍弄壞了！品品把我的原子槍弄壞了！」小珍哭著說。

「哦，是爲這個，不哭不哭，伯伯給你壓歲錢另外買一支。」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我的原子槍！」小珍哭著回答。

「珍珍，別哭別哭，伯伯會修槍，那裏壞了，我看。」這時，沙發後面伸出個頭來，是珍珍的哥哥——品品。他真希望方伯伯能够修原子槍，解決他闖下的禍。

方友良放下手中的東西，轉向品品問：「品品，你怎麼把妹妹的槍弄壞來？」

「我——我——我只是想看看槍裏的原子像什麼。」

「哦，你雄心不小嘛，要看槍裏的原子，你看到沒有？」

「沒有，方伯伯，原子槍怎麼會嘩嘩的響，怎麼又會發出紅光？」

「這個嘛，你現在還看不懂。」

「方伯伯，我不懂才把槍拆開來看嘛！」

「你把槍拆壞來還是不懂，你怎麼可以隨便亂拆？」

「我好奇嘛。」

「你好奇，可以問大人。」

「我沒有想到拆散了就裝不起來。」

「好啦，把槍的零件拿給伯伯，我來修。」

方友良打量一下原子槍，說：「這很容易嘛，把起子找給我；小珍，別哭了，伯伯可以修好。」品品由沙發下拉出一個鐵盒子，裏面裝滿了小工具，把方友良怔住了：

「品品，這些東西那來的？」

「舅舅買給我的獎品。」

「你舅舅獎你這東西幹嗎？」

「我從小喜歡槍呀砲的，舅舅鼓勵我學造砲造槍。」

「嗨，看不出來看不出來，你人小心大，還想造槍造砲呢！」

品品抿一抿唇，洋洋得意。

「小珍，起來起來，伯伯馬上替你修好。」

小珍站起來，小手揉著眼睛，哭聲也小了。

方友良把原子槍湊合一看，原來是少了一個彈簧，難怪裝好之後發不出紅光，也沒有噹噹噹的響聲。

「品品，還有個彈簧呢？」

「我不知道。」

「你在那裏拆開槍？」

「就在家裏。」

「敢找找敢找找，彈簧找到槍就好了。」

品品彎下腰去，在客廳裏找尋，但一直沒有影子。

「找不到，我到處找找不到。」

彈簧找不到，「這把槍就變成廢物，一點用沒有。」

小珍聽說槍沒有用了，又哇哇的哭起來。

「品品，耐心的找，小珍，不哭，妳也參加找嘛。」

「打開電燈，仔細的找，伯伯也來找，一定要找到彈簧。」

三個人在客廳裏翻來尋去，驀地，品品高叫起來：

「嘿！嘿！方伯伯，這個彈簧好奇怪，怎麼躲進我鞋子裏去的？」

「不奇怪，彈簧本身就會跳，剛巧跳進你鞋裏，快給我，我立刻把槍修好。」

方友良還未直起身來，孔家夫婦進門了：

「嗨，你們小孩怎麼啦，要方伯伯陪你們玩遊戲？」

「是呵，小孩子家，新年大節，見方伯伯來，要拿煙敬茶才是嘛，怎麼要方伯伯在地上玩遊戲？」

「誰在玩遊戲？你們眼花了？」

「你蹲在地上幹嗎，我們家沒有椅子？」

「我幹嗎，問你的公女兒。」

孔寅達把視線移向小珍，只見小珍滿臉的淚水。

「怎麼啦，小珍，方伯伯來還淘氣？」

「哥把我的原子槍拆壞了，我要他賠。」小珍哭起來，並指地上被拆散的零件。

「嗨，準是品品幹下的好事，品品，過來！」孔寅達大聲的吼起來。

品品嘟着嘴，站著不敢動，只把視線移向方友良求助。

「過來呀，好好的把原子槍，爲什麼把它拆壞？」

品品不敢過去，兩腿開始發抖。

「你真該揍，總是隨便破壞東西！」

孔寅達舉起手來，方友良攔住他打下去。

「寅達，你怎麼啦，你對小孩這樣兇？」

「你不知道，我們家很多好好的東西，都被他拆壞了，真氣人！」

「這有什麼好氣的，他有這個興趣這個天份，想培養還培養不出來呢！」

「什麼天份，大笨蛋一個，才會把好的東西拆壞來，這把原子槍不到十天就壞在他手裏。」

「他有科學頭腦才這樣做嘛？」

「什麼科學頭腦，他房裏的鬧鐘、收音機、電扇，被他拆的零三四碎，真是笨蛋！」

「哎呀，一個國中小孩，能把這些物件拆散來，你還說他是笨蛋嗎？」

「你不要再鼓勵他了，你再鼓勵他，他會把電視機、錄音機也拆壞來。」

「這是天賦，他有拆散的本事，就有裝好復原的本事。」

「他有復原的本事，小珍的原子槍怎麼還不了原？」

「少了一個彈簧，彈簧找到，馬上修好。」

「少了一個彈簧，不就變成廢物？」

「彈簧找到了，對小孩，不要大吼大叫，品品，來，方伯伯教你裝上去。」

品品走過來，站在方友良身邊，目不轉睛的仔細看，不過十分鐘，就把原子槍修好了。

「小珍，看，好呵！」方友良把槍對著日光燈，噠噠噠的打響起來。

「呵——方伯伯，真修好了嘛！」

品品睜大眼睛說。

「還我！」小珍跑過來，一把搶過槍，對著品品噠噠噠的開槍，小珍笑了，笑的好甜。

寅達見原子槍修好了，也就沒有再罵品品；而品品呢，已經把方友良當成神仙。

「方伯伯，你會修槍呀？」

「方伯伯不但會修槍，還會造槍造砲呢！」

「我爸爸不會呀？」

「你爸爸呀，你爸爸在這方面比你笨！」

方友良這句話剛出口，品品笑了，品品的母親端茶出來聽到，她也哈哈大笑，只有小珍不停地射擊她的原子槍。

「你別在小孩面前出我的洋相，現在的小孩精得很！」

「既然小孩精得很，爲什麼不順著他的興趣？」

「你怕品品將來像我一樣，一輩子沒出息。」

「那你看錯了，依我看，品品將來比你行。」

「何以見得？」

「他現在才是個國中生，他能把原子槍、收音機這些物件拆開來就不簡單。」

「可是他拆散就裝不起來，白白破壞物件。」

「少了一個彈簧，誰也裝不起來，你忘了，在青年軍拆槍比賽你倒數第一的事？」

「哎喲喲，你把我的老賬翻出來了嘛！」

「除了我，誰知道你的老賬，今天翻翻也開心。」

「好吧，你要翻老賬，我去買高粱，痛快喝幾杯！」

「還買什麼高粱，兩瓶還不够呀？」方友良指指茶几下面，這時孔寅達才看到兩瓶酒和一籃水果。

「喲，你還是老規矩，一板一眼。」

「今年可不同喲，今年是個新預算。」

「什麼新預算？」

「小孩的壓歲錢要加了，現在給五十一百的，小孩看不上眼囉！」

「是呀，難怪品品告訴我，他的同學壓歲錢好幾千。」

「你怎麼回答？」

「我怎麼回答，當作沒有聽見。」

「那不對，」方友良提高聲帶說：「品品，小珍，來！」

「幹什麼幹什麼？」

「我要給他們壓歲錢呀！」

「免了免了，互相省一省。」

「這怎麼能免，一年一次，品品，小珍，快！」

品品和小珍跑過來，方友良掏出兩個紅包，每人塞一個；品品說了聲謝謝方伯伯，小珍只翻幾下大眼珠就往廚房跑。

「嘿，小珍！」孔寅達叫住她說：「要向方伯伯說聲謝謝嘛，一點規矩禮貌都沒有！」

小珍轉過身來，向方友良彎彎腰，沒說出謝謝兩個字又溜走。

「看看，這些小孩好沒禮貌。」孔寅達搖搖頭說。

「你又錯了，既然要給小孩東西，爲什麼要立刻逼著他們謝謝呢？他要謝，會發自內心的謝，不必勉強。」這時，廚房裏傳出一聲音來，那是小珍驚喜的聲音：

「媽！媽！方伯伯好好！給我最新的錢！」

「方伯伯給你多少呀？」

「給一張，好新的一張，媽，你看是多少？」

「呵——五百！五百！恐怕是方伯伯把五百當成一百給你了！」

這時，品品也跑進廚房說：「哇！媽媽，方伯伯給我五百元，比外公外婆爸爸媽媽加起來還多！」

「什麼，你的也是五百，一定是方伯伯把它當成一百給你們了，你們退還方伯伯，不能要這許多。」

「媽，我又不會亂花，我要積起來買個大工具箱。」

「不行不行，你再買大工具箱，整個家被你拆光啦！」

品品和母親的說話，寅達和友良在客廳聽得清清楚楚，他們兩個都笑了。

「你聽聽，品品還要買大工具箱，他野心真不小呢，你給他這許多壓歲錢，不是害他嗎？」寅達開口了。

「你沒有聽說他不會亂花，他要把錢積起來？」

「可是他積起來還是要買工具箱來破壞東西。」

「他能把錢積起來買他有興趣的東西，這多好呀，怎麼是害他呢？」

「他沒有足夠的錢，他就不會想壞念頭了嘛！」

「寅達，我真想不通，你爲什麼壓制一個天才，不順著他的興趣發展？」

「什麼天才，他不知天高地厚的拆散物件；很多東西，等到急用的時候，才發覺被他拆壞了，真氣人喲！」

「你不讓他順著興趣發展，你不是也害他嗎？」

「這——：：：。」

孔寅達和方友良，他們是在青年軍認識的，不但同連，而且同班，再加上同鄉，兩人好像穿一條褲子，排長班長把他們比作

哼哈二將；團裏有什麼比賽，他們倆代表的機會最多；有一次，全團盲目拆槍比賽，孔寅達拿了一個倒數第一，那件事，使他傷心好些日子。因爲在班排連營比賽中都是他第一，但在總決賽中慘遭敗績。

孔寅達爲什麼敗呢，那就因爲他心高氣傲，得意洋洋，不在乎的神情，誰知一個不小心，把撞針的彈簧彈出很遠，他摸來摸去，在他的範圍內就摸不到彈簧，所以他是倒數第一；四十年後的今天，他的兒子拆開原子槍來看好奇，也把彈簧彈進他鞋子裏，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孔寅達不讓兒子來拆這拆那的，是否爲的這個，要不然，他沒有任何壓制兒子興趣的理由。

「小孩子不專心讀書，拆這拆那的，我——」

小孩子要喜歡新奇才會產生創造，如果因此他有所創造，有所發明不是好嗎？」

「不可能，我的孩子我知道。」

方友良吸起支煙，兩個沉默下來，如果再說下去，兩個可能會紅臉呢。

孔寅達和方友良，雖說個性相投，但也有意見相左的時候，就拿品品的事來說吧，差點爭個面紅耳赤。不過呢，他倆有個別人不可能有的好處，他們倆之間，誰是誰非，最後只要誰先舉起杯來說一聲「算你的對」，那就天下太平無事了。

「我們先喝吧？」

「客聽主安排。」

孔寅達拉動桌子說：「阿桃，我們要先喝酒。」

話聲未了，孔太太，品品和小珍，端出四盤菜來。

孔寅達斟滿兩杯後，舉起杯子說：「乾杯，算你的對！」

「乾杯，算我的錯。」

就這樣，兩個天南地北的聊起來。酒，一杯接著一杯，從十二點喝到下午三點，湯和菜前後熱過三次。

「品品，小珍，來敬方伯伯酒。」孔寅達高叫起來。

小珍端著一杯汽水，蹣起大姆指說：「方伯伯，你好棒唷！」

「方伯伯什麼好棒？」

「方伯伯會修槍呀！」

「哦，那是我修好的槍我才棒。」

接著品品走過來，舉起杯子說：「方伯伯，你怎麼會修槍？」

「方伯伯在兵工廠做事，不但會修，還會造呢。」

「爸爸，你也在兵工廠嘛，爸爸也會造槍呀？」

孔寅達沒有回答兒子的問題，反而向兒子鼓鼓眼睛，意思是要小孩子不可問東問西。

「你爸爸不會造槍，你爸爸只會造火箭，比方伯伯高一著，敬你爸爸一杯吧！」

「哦，爸爸好棒，會造火箭，我長大也要造火箭！」

「你造火箭幹嗎？」

「飛到太空去！」

「你飛到太空幹什麼？」

「星球探險。」

「走走走，別說夢話。」孔寅達揮揮手說。

「寅達，你們父子倆一個問得好，一個答得妙，你爲什麼老掃他的興？」

「哎呀，小孩子，別管他，喝我們的酒。」

「你不管，我可要管喲；品品你將來要造什麼火箭？」

「天王火箭！」

「天王火箭？方伯伯沒聽說過這個名字。」

「是我想出來的嘛，我將來要把我造的火箭命名『天王』一號！」

「好命名！好命名，方伯伯祝你成功，乾杯，爲未來的天王一號乾杯！」方友良把手中的酒一飲而盡。

品品興意盎然的抿抿嘴唇，得意洋洋的一口把汽水喝光。

「好，品品，就憑你的自信自愛，你就會造出火箭來！」

「方伯伯，我在學校，我的工藝分數最高，老師給我九十九分地！」

「哦，你在學校做什麼工藝？」

「我就設計天王一號呀！」

「好，那天帶方伯伯去看看。」

「學校要拿去科學展覽呢！」

「好好好，如果你得獎，方伯伯也給你獎！」

「好，方伯伯，勾勾手！」

「品品，你怎麼這樣煩人？」寅達瞪大眼睛說。

「寅達，你怎麼這樣對孩子？」

「哎呀，小孩子家，不專心讀書，老是槍砲火箭什麼的，煩不煩？」

「從小看大，品品總要長大嘛！你爲什麼總要限制他的發展？」

「他能發展什麼，都是些無邊無際的幻想。」

「那位科學家不都是由幻想中發明的？」

「可是我的兒子不是科學家的料子。」

「你就這麼自信？」

「友良，知子莫如父，還是喝我們的酒吧？」

「哼，知子莫如父，你要這樣說，我還怎麼講？」

方友良已經有幾分醉意，聽到孔寅達「知子莫如父」這句話，把他的嘴堵住了，他便站起來說：「我要走。」

「我送你到車站。」

「我知道路回家，我不會糊塗得不知道路回去！」

孔寅達也聽出話中有因，但他仍把老友送到車站，他們倆最大的好處，就是有了酒意之後不多說話。

一

國中畢業後的品品，高中聯考中考上省一中，把個孔寅達高興的跳起來。在臺中，省一中是第一志願，能考省一中的，將來就能考上大學。但意外的是品品不讀省一中，他選擇了工業學校的電子科，因為他一直不忘記他想像中的天王火箭，雖然父親極力反對，但母親、舅舅和老師卻站在品品的這一邊。

在孔寅達的想像中，最喜歡品品的是方友良，如果方友良知道品品考上省一中，也會像他一樣的高興，所以特地去請來方友良，要方友良勸品品放棄讀工業學校的念頭。

方友良來時，手中還是兩瓶高粱，另外是一個學生用手錶。是品品的獎品。

「哎呀，小孩子嘛，你送手錶幹嗎？」

寅達先開口。「一個高中生，不能沒有錶，現在是分秒必爭的時代！」

寅達想：友良送品品一千多元的錶，一定是贊成品品讀省一中，於是高聲的向樓上叫：

「品品，品品，快下來，方伯伯來啦！」

在品品的心靈中，真正能夠說動父親的只有方伯伯，他一聽到方伯伯來了，也就是他的救星到了，他三步兩步的跑下樓來。

「看，品品，」寅達揚一揚手上的錶說：「方伯伯送你好貴的手錶，快謝謝方伯伯。」

品品向方友良一鞠躬，說聲謝謝，接過手錶來。

「方伯伯鼓勵你讀省一中，將來讀大學，戴方帽子。」

寅達撫着品品的頭說。品品繃一繃眉，咬咬唇，下了很大的勇氣，冒出一句話來：「方伯伯，你曾經和我乾過杯，勾過手，

你不是祝我『天王一號』成功的嗎？」

「對呀，我希望你做個青年科學家，我送你錶就是要你分秒必爭呀！」

「方伯伯，我是要讀高工地！」

「對呀，你要讀電子電工機工才能製造天王火箭嘛！」

品品一聽，高興得跳起來說：「媽媽，媽媽，方伯伯站在我們這邊！」

驀地，孔寅達像觸電一樣，他抿抿唇，好一陣才說出口來：「友——友良，你……你怎——。」

「我怎麼啦，我不對呀？」方友良偏偏頭。

「你不能鼓勵品品讀職業學校嘛！」

「爲什麼？」

「讀職業學校考不起大學，戴不到方帽子，當不了博士。」

「就算品品戴上方帽子，他又怎能怎樣？這個時代需要的是科學人才。」

「我只有品品這個兒子，我希望他讀大學，我還希望他出國深造。」

「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也可以深造呀？」

「做父母的，總希望自己的兒子出國留學。」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國內有技術學院、中山科學院，碩士博士多的是。」

「可是——。」

「好啦，」方友良一口把茶喝乾說：「寅達，兒子是你的，你是一家之長，我要走！」

「酒還沒有喝，怎麼走？」

「我今天沒有情緒喝酒，我要走！」

「你一定要走，我不勉強，我也把茶喝乾，算我說的不對！」

「我說的才不對呢。」

就這樣，兩個不歡而散，沒有聊天，沒有喝酒。

開學之後，品品在父親堅持之下讀了省一中。

別人的一萬個大錯，其後果也不若我們本身最微小的過失那樣嚴重。孔寅達明明知道兒子的天賦是電子電工機工方面的，偏偏要逼着他去讀省一中，他對普通高中根本沒有一點興趣，一個學期下來，成績一落千丈，他的成績單，幾乎是滿堂紅。

「品品！品品！」寅達大聲吼起來：「你怎麼搞的！你怎麼搞的！四五科不及格！」

「我沒有興趣讀嘛！」

「甚麼，你沒有興趣，讓你讀第一流的高中還沒興趣，你要讀什麼才有興趣？」

「我要讀電工電子。」

「不行，這樣不行，我不讓你去當黑手！」寅達生氣的。

品品的母親，比較接近兒子，她發覺品品已經開始學壞，於是她警告寅達說：

「你是家長，我也有責任，我們今天就心的不是他的滿堂紅成績，而是——。」

「是甚麼，說呀？」

「品品馬上會變壞！」

「他要變壞，你爲什麼不管他？」

「我要不管他，他早坐牢了。」

「你不早告訴我，我來管！」

「得了吧，你管他，他更壞。」

「現在怎麼辦？」

「外公和舅舅，主張立刻改變環境，否則，不堪設想！」

「怎樣改變環境？」

「轉學到工業學校去，維持他的興趣。現在還來得及。」

這時的寅達，才感覺到自己走錯一步，他考慮之後，決定讓品品轉學。

品品是轉學一所私立高工的。自轉學之後，學科門門及格，術科實習不下九十分。當然，私立學校的機器設備談不上十全十美的，對一個資賦優異的學生更不够發揮，於是品品經常去找方友良，提出一些方友良不能解答的理論。

「方伯伯，我對電子有興趣，現在對機工更有興趣，只可惜學校機器太少。」品品開口就這樣說。

「你們學校有幾部機器？」

「不多，有些六人一部，實習不到什麼技術。」

「六人一部機器，怎麼學習？」

「一個一個輪流。」

「多是車床、鑽床、鉋床、銑床、衝床和砂輪這些。」

「哦，只有這些，對你來說，要造火箭當然是不夠的！」

「方伯伯，我想——」品品吞吞吐吐，有些難啓口。

「你說吧，坦白說出來。」

「我不想讀書了，我想找一家大機械工場。」

「不行，基礎一定要打好，你可以多看書籍。」

「圖書館的書我看過不少，我現在是需要儀器來實驗，我好苦惱。」

「品品，你爲什麼苦惱？」

「學校的設備太簡單，我想出來的原理沒法試驗。」

「你想試驗什麼呀？」

「方伯伯，你忘了，我要試驗天王火箭！」

「哦，是這個。」方友良忍不住笑起來。

「方伯伯，我不是亂說喲，我已經想出火箭的原理。」

「我相信我相信，但你想的事太大，恐怕——」

「我想請方伯伯替我找一家大工廠，方便我做實驗。」

「品品，你不是胡思亂想吧？你在學校一定不專心，想東想西。」

「方伯伯，我就太專心了，我已經有了天王火箭的構想，只是無法做實驗。」

「品品，你要知道，要製造火箭，少不了高深的學問，你只是一個高工生，恐怕——」

「方伯伯是不相信我有天王火箭的構想？」

「方伯伯不是不相信你，但我不想讀書只想到工廠去做實驗，恐怕不容易。」

「我想出原理，沒有機會實驗，我不是變成空想？」品品說了，難過得低下頭來。

「品品，不必灰心，這件事我和你爸商量商量。」

「方伯伯，你和我爸商量我爸——」

「你爸的觀念改變了，常常和同事們提起你的事。」

「方伯伯，我可不可以到兵工廠去工作？」

「可以呵，等你高工畢業，方伯伯來想辦法。」

「對了，」方友良把桌子一拍說：「早沒有想到，應當讓你去讀技術學校。」

「技術學校是學什麼的？」

「就學造槍造砲造火箭。」

「那好，方伯伯，我決心！我一定決心——」品品握緊兩個拳頭說，他那對閃亮的眼睛，說明了他的信心。

「好吧！品品，你回去，專心讀書，等你高工畢業。」

「方伯伯，還要等呀？」

「要等招生呀！」

「我希望明天就高工畢業，快點進兵工廠。」

「品品，欲速則不達，基礎很重要，每部機器的構造、原理、性能都不相同。」

「學校那些機器，我每部都會操作。」

「光會操作還不夠，還要會保養會修理才算真的瞭解機器。」

「方伯伯，技術學校有多少部機器？」

「數不清，造槍的，造砲的，造火箭的，造子彈的，你一辈子也學不盡。」

「方伯伯，有造火箭的？」

「當然有，去年雙十節展出的工蜂火箭、昆吾火箭你看到沒有？」

「看到看到，我看到工蜂火箭、雄蜂火箭、昆吾火箭。」

「那就是我們自己造的呀！」

「哇！那——那——那我一定要去研究，我要把我的天王火箭造出來！」品品握緊拳頭說。

「好吧，我希望早日實現你的天賦。」方友良拍拍他的肩說。

品品懷着無限的興奮離開方友良，他邊走邊想，想到高興處，兩手還比劃起來呢，因為他已經日愈接近他的夢了！

三

品品終於實現讀技術學校的願望。

聯勤的技術學校，是培養完整的造兵器人才，由最小口徑的子彈到大口徑的砲彈，由最短的槍管到最長的砲管，由小型的飛彈到大型的飛彈，都是自己設計、自己試驗，也自己製造，這種自立自強的旺盛精神，在各兵工廠表現的最強烈。品品的天王火箭構想，也由圖上作業進入實驗作業中。

如魚得水的品品，不僅具有新穎的想像力，而且操作機件的技巧也超人，在一次全國技藝競賽中，他囊括了三個第一，最使人叫好的，是代表國家的國際賽他也奪取金牌，他優異的資賦，已使他由理工學院步入中山科學研究院，也許就在明年的雙十國慶大閱兵的盛況中，國人們可以看到一個龐然大物，那就是品品這個年輕科學家設計的火箭——「天王一號」！

金
小
說

新產品上市式場佈置極爲簡樸，四張會議桌子排成口字型，上面排着十二堆金字塔型的「金瓜果汁」、「金車汽水」，以及「金牌」各種易開罐飲料；此外桌子上還點綴着幾盤小西點、香烟碟子，但不供應鷄尾酒，有的都是自家生產的飲料。

李添才推出「金瓜果汁」、「金車汽水」新產品，算是一個可喜可賀的好日子，四條金瓜石出身的流浪兒，事先早約好要在開國七十年的新年頭，好好聚一聚。

平時大家各忙各的事業，雖然有過幾次臨時性的聚會，但很少聊到各人的事業；這一次趁機在李添才的工廠碰頭，沈洪中心血來潮提出定期集會，以便交換意見與心得，藉以相互勉勵，進而解決彼此面臨的難題。

今天雖是李添才的新產品問世，況且他又不準備設宴請客，所以當晚改由沈洪中、陳國財、黃博天三人聯合宴請李添才，以資慶祝新品順利推出外，還兼「金瓜石四浪人」結盟的意義，於是大家同意晚上六點半準時，假柳青開的餐館「小墜園」聚餐。

新產品發表會後，由李添才帶領來賓參觀工廠。

李添才的「金園飲料公司」，座落在中壢市郊的榮民路，靠近榮民製藥廠；這裏原本有一座四千坪的木板廠，後來由李添才買得，逐漸擴大廠地，現在總共怕有一萬多坪吧，他由每坪一、二千開始買，買到每坪漲達七、八千元，爲了工廠需要，不買不行。

因爲金園飲料廠的廠房內，有四幢大建築物，一幢是辦公廳兼研究室，一幢是易開罐空罐生產工廠，一幢是飲料充填工廠，還有一幢是倉庫兼包裝室，採用克難式一兼兩顧的配置，所以大家相信李添才收買廠地，絕對不是在炒地皮。

也許爲了急於推出新產品吧，工廠內外有點兒雜亂，但是廠內的機械設備，卻全是歐美最新銳的精密機器，一切操作都用電子自動控制；打從製罐到飲料充填，都是一貫的電動作業。

連廠地、廠房和機械工具等加起來，李添才投下爲數不少的資金；如果說是純粹爲了賺大錢，何必化那麼大的精神去搞呢？把資金原封不動地存放銀行，領取定期優利存款利息，不就够他一生悠哉悠哉地吃喝不盡哩。

可是爲了五百多名員工，以及從十八歲起把心血建築的事業，他必須負起經營者的責任，對社會消費大眾，對全體從業人員有所負責；不繼續搞事業的話，人生不但顯得毫無意義，反而對不起國家社會，所以做事業的人，是够「業」且「煩」的。

說起來，李添才今年只不過才四十六歲；打從十八歲唱起首途之歌，離開金瓜石前來臺北創造事業，忽忽經過二十八個寒暑，在這漫長而又匆匆的歲月裏，能够由「無」創「有」，由小而大地漸進發展，寧可說是汗血凝集，認真努力所結的成果。提起李添才的出身，含有一把辛酸的歷史。

跟許多鄉人的幼年一樣，他在金瓜石小學唸書，可是到了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只爲替同學抱不平強出頭而跟別班的學生打起架，爭口道理與義氣；但卻突遭校方飭令退學，從此關閉了求學的門戶，但同時卻檢到了一把開啓社會的鑰匙，掀開了進入社會大學方便之門，他決心闖進茫然無際的人間磨煉自己。

十四歲的孩子懂什麼？可是李添才卻在金瓜石開起無執照的「瑞發小店」，賣的是零零星星的日用品雜貨與蔬菜水果，本錢是母親瞞着做鑽工的父親，偷偷地提供着。

大清早爲了辦貨，他必須由金瓜石步行走路到瑞芳，一路邊走邊算今天要進貨的單位成本，然後釐訂出售的牌價；他預計每天的盈利目標是五塊。如果生意蠻順利的話，一個月內便很快撈回本錢，除開免息照本繳還母親以外，自己的手內還有十天份的進貨資金，至於店內的存貨，統統加起來，不是翻了一倍本嗎？

通常早晨四、五點鐘就出門，辦好貨，笨重的貨品拖車運送，比較值錢而輕可的乾貨，背着提着如行軍般自己帶回；回店後整理貨品，每天足足營業十五小時之久，直到晚上十點多鐘方才打烊，一年當中並無例假節日。

如此一心一意地堅守小店舖，迎接送錢來的財神——顧客；同時他對顧客，另外有一套獨特的本領，輕聲細細地招呼入店的客人，恭恭敬敬迎送，只要一踏入店門，包管叫哲人滿載而歸，難怪金瓜石的鄰居父老們常道：

「生意子，很難生。」

李添才辛苦三四年工夫，累積儲蓄有萬把塊錢，每逢在臺北吃頭路回來的鄉人說起，臺北人多生意好做，所以他決心前往臺北試一試機會；不然的話，老呆在鄉下，再怎樣努力勤儉，頂多是小店變中店，中店再變大店而已。況且小小的雜貨仔店，全部靠自己一個人招呼，銷售的貨色沒有幾樣，自己賣久生厭，顧客何嘗不是見久生膩？

說做就做，他迅速將瑞發小店結束，翌天便帶着簡單的包袱子，小心翼翼地收好僅有的儲蓄，在母親叮嚀復叮嚀之下，大有「男兒立志出鄉關，事不成決不回」的悲壯氣慨，唱起首途之歌，暫別十八年來，時時刻刻伴他不離的故鄉，踏向陌生的征途，開始他人生的賽跑。

初抵臺北的李添才，人海茫茫，一時徘徊徬徨，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怎樣去做？但是當他走到後車站的圓環邊時，看到一排排的點心攤子，熙熙攘攘來往的人潮，蜂集在攤子週圍品嚐五花八門的南北口味，攤攤座無虛席，他自己心裏有數了。

對！要賺錢，油湯最快；於是他先在後車站附近的承德路巷子內，租到一間單人的雅房，安頓落脚的地方以後，他打算即時準備賣擔子麵。

麵攤子應用的器具雖然比較簡單，可是爲了馬上能夠開攤子賣麵，他買下現成的攤位與全套器具；至於進料，他不像別人就在永樂市場採辦，聽說水門邊的中央市場都是批發價，比較便宜，所以一大早便騎車去挑，挑好自己載回、自己整理，準備骨頭原汁，乾葱豬油醬油醋等調味料，剛好可以趕上午餐時間的營業。

麵攤子的生意果然比雜貨小店好賺得多，正如俗語道：「麵攤子看人下油」，一點兒也不錯，精明的李添才一邊下麵，一邊眼觀四方耳聽八方，很快就學會麵攤子的要訣，所以沒有多久，圓環邊「老李的麵攤子」，名氣越來越大，顧客寧願排隊等位子。

可是好景不長，政府爲了整頓圓環的環境，老李的麵攤本來就是違章建築，早被劃爲拆除禁止攤販之列；這下子該如何是好？才賣了幾個月，生意剛剛做開，就要邁上軌道的時候，逐遭取締，頓又面臨失業。

那夜他整個晚上輾轉失眠，忽然記起離開金瓜石的時候，母親一再叮嚀道：

「孩子呀！出外不比在地，一切自己小心照顧，只要健康平安、三餐得繼的話就行啦。千萬不能貪心亂來，萬一有甚麼困難，你即去找三重埔的陳大舅，他會照護你，記着記着。」

母子心連心，遊子雖然流浪在外，可是心裏最難忘懷的是母親的慈顏與吩咐。老李有了困難，想了一個晚上，還是遵照母親的話，趕快去找大舅舅；三重埔的馬路比臺北小，交通比較複雜，他騎着單車找來找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大舅父的家。

大舅舅開着一家小規模的蚊水店（即殺蟲液），看起來屬於家庭式加工小廠，僱有十多名人手，只是一進門撲鼻而來的殺蟲劑味道，是那麼強烈刺喉，令人有點兒難受，太刺激嗅覺。

「你是阿才？你來做什麼？」

阿舅一開口便嚴格發問。

抱着樂觀投奔心裏的李添才，想不到大舅父見面第一句話便這麼嚴。於是他毫不隱瞞地從打架、失學、雜貨小店，談到北來

排麵攤子的經過。

「哦！傻孩子，從明天搬來這裏做工。油湯生意不能再做，儘管鼎滙不錯，可是終非久計。孩子呀！如果你想做事業的話，就得開工廠。來我這裏學學製造蚊子水的技術吧。還有……對啦，你母親可好嗎？」

舅父說到最後才問到自己的母親，爲什麼不問問父親呢？也許父親是入贅爲婿了吧，同時又是一個做鑛工的老粗，所以阿舅才看不起？

他心裏想得很多，當時很氣憤，想要頂衝一、二句，可是天下母舅公，舅父是長輩，何必跟長輩出意氣，所以始終壓住一般的衝動，終於不敢啓口；只有唯唯諾諾地一再謝謝舅父，稟明明早兒七點準時一定來上工。回途：李添才緊緊記着舅父一句話：「孩子呀！如果你想做事業的話，就得開工廠」。

從此，李添才在陳大舅家裏做了二、三年工夫；蚊子水看起來很難做，其實摸久了卻很簡單，他不懂得化學藥水的原理，但是從實際生產的經驗中，他學會用自己的頭腦與敏感的鼻子調合蚊子水配方，此外連包裝、銷售、顧客等技巧與門路都摸得一清二楚。

於是他又動腦筋想把這幾年來省吃儉用儲蓄起來的二萬元，作爲自己開小工場的資本，打算創設殺蟲劑業。既然要開小工場，就得先找房子。找遍了臺北市，好不容易才在近公館的古亭國小旁邊找到一間違章的小平房，面積只有二十來坪，開價一萬元，他沒有第二句話地送訂，迅即買下來，簡單地整修一下，便掛起大成驅蟲社的招牌，專門生產殺蟲劑。

李添才第一次推出的品牌叫做「全滅蟲」，由於有舅父原來的技術水平和顧客路線，一打出銷路相當不錯，必須日夜趕工生產，方才足夠應付需要，所以不得不寫信回金瓜石搬救兵，敬請母親趕快帶着兄弟等一家人來臺北幫幫忙。父親快退休，最好挨到退休金入手才來。

接着推出第二砲的牌子，計有：「滅飛」、「貓熊」、「蛤蟆」等，莫不投下鉅額的廣告費，業務蒸蒸日上，終於給他打開知名度來。

李添才認爲殺蟲劑的生產，是一項有益於社會大眾生活環境的事業，雖然利潤不錯，但是由於成本節節攀高，同時消費者日衆，爲了充分安定供應，滿足用戶的需求，唯有採取大量生產，薄利多銷，才能奠定今後的事業基礎。

因此他傾盡所有的資金，在中和景新街買下二千餘坪的廠，用來建設臺灣第一座全自動大量生產的殺蟲劑工廠。以新穎的機

械設備，代替繁多的人手。

另一方面積極拓展營業，對於優秀的推銷人員，李添才十分看重，因為他自己生產自己推銷，已經學到營業的秘訣。接着配合新廠的營運，首先設立一個北區營業所，然後逐年擴展增加，預定在全省設十個營業所。

同時在每一個營業所配備六輛巡迴推銷的廣告車，現在李添才有六十部營業車輛，每天不時在全省的每一個角落不停地推銷；由於殺蟲劑同業有十來家，同業間競爭激烈，所以這個行業講究的是「強迫推銷」的方式，李添才的銷售戰略是如此。

三年前，李添才在中壢買下木板工廠，遂即將已經老化狹隘不敷用的中和廠賣掉，並在中壢廠附近積極收買廠地；只是殺蟲劑做來做去，每年營業額總是停留於五億元上下，始終無法突破瓶頸。

有一次朋友邀李添才去參觀黑松飲料工廠，又啓開他創設易開罐飲料的動機；因為殺蟲劑的充填原理和生產過程，跟飲料生產大同小異，只是從不能吃喝的產品，蛻變而為可口可飲的清涼飲料而已。

很多人眼看李添才發展得太快，但認真說來，前前後後他經過二十八年的奮鬥，歷盡艱難，得來不易；今天略具規模的事業，並不是僥倖檢到者；平時上下班，他都比員工們早到四十分鐘，下班呢？卻要慢到一、二小時，像這樣一心一意、克苦耐勞的經營者，方才能够累積令人讚賞的業績。

李添才個人，多年來不曾浪費一個錢，他經常以工廠為家，以事業為伴，步步腳踏實地，誠心經營，幾經辛苦方才建立屬於自己的小小企業；他處事情，一切都本着「合理、實際」，虛榮是誠實的大敵，誇張是假裝的傀儡，儘管經歷幾多風浪，他仍然不迷失航程，一直撐着輪盤直駛往人生的理想港。

金瓜石的男女老幼，人人稱讚李添才，甚至於目為第二個王永慶；但最引以為榮的，該是「金瓜石盟」的四弟兄，他們無形中把李添才當做他們的盟主。

時間是民國七十一年元月六日下午六點半。

地點在農安街「小隆園」餐館。

首先到達的是李添才，其次為沈洪中與黃博天，這三位都有自用轎車，只有陳國財是安步當車。

時鐘已經指在六點二十八分，再過二分鐘就是時限，眼看陳國財還未到，他們三人倒希望陳國財遲到罰出四瓶黃酒，但同時又怕陳國財破費。

可是時鐘剛好咚地一聲響，打出六點半的當兒，陳國財氣喘喘吁吁地跑進來，四條浪子果然與衆不同，準時守時是他們團結一致的象徵，信守然後播下深摯的友誼。

儘管四個人的年齡不同，就以年紀最大的陳國財來說吧，他今年已經有五十一歲，在一家歷史悠久的合板廠服務二十五年久，爲人老實深謀，專門擔任連絡工作，是一位熱誠的幕僚幹才；但有時卻不專心敬業地，做出令人噴鼻的糊塗事，弄得就在副手職位，迄未扶正獨當一面。

次爲五十歲的沈洪中，他在市級單位擔任副主管職務，早年扶笈京都，酒量相當好，只是喝多了酒話會更多；有時遇事躊躇不前，缺乏果斷，但仍不失其多才多藝的一面，堪稱「金瓜石盟」最好的軍師。

接着是四十七歲的黃博天，畢業於臺大法律系，然後又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深造，取得法學碩士學位，回國被分發在某部擔任最起碼的專員，經常代表該部出席部外會議。後來由於志趣不合，考取律師執照即自請資遣，下來開設法律事務所當自由的自由業。

說起來這四個人的結合，還是承已赴美經商的方士雄介紹，老方的單位鄰近老李的公司，沒有事老方常去老李的公司走動，老方覺得老李年青能幹，但是事業心太重了，多年來一直浸潤於企業，沒有知己的朋友，同時在社會上也寂寂無聞，除他外很少有談得來的好友。

方士雄活潑能道善言，交遊很廣闊，知道李添才是金瓜石人，恰好他有三個朋友也是金瓜石人，經過他安排介紹以後，大家一見如故，常常在一起餐敘；但是自從方士雄去美，剩下四個人仍經常碰頭，所以金瓜石盟的締結，可以說是方士雄力促而成者。

「準時準時！」

沈洪中舉起大姆指道：「菜麻煩博兄點一點，酒照舊；黃酒免溫，但要切盤檸檬片。」

「好好！我點什麼大家就吃什麼。」黃博天說。

「不行呀！」還沒有喘好氣來的陳國財卻反對道；

「今天是添兄新產品上市的第一天，咱們該豐盛點，起碼要到碗豬腳麵線，替新品抽抽壽，祝賀一下，然後再加添兄愛吃的

花生米和酸菜湯。」

「免啦免啦！越簡單越好，不如特別替我設想得那麼週到，每日三餐還不是天天一樣地吃。」李添才客氣地說。

「應該呀！應該呀！今天意義不同。」黃博天不理會作客人的李添才，他逕行去找柳青點菜：點的是鵝肉、赤鯨魚五柳枝、生炒腰花、花生米、豬腳麵線等四菜一湯，再由餐廳贈送酸菜湯。

陳國財倒好酒，首先站起來敬李添才道：

「大家爲新產品乾一杯。」接着沈洪中、黃博天也相繼起敬。這樣在朋友經常接觸中，禮貌仍然不可或缺。

李添才說：「謝謝！謝謝！」然後又展開他向來飲酒不離的經濟論說：

「今天新產品的發表會，雖然太過簡單，但是意義很重大；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從今年起每逢年初六，我想推出一種新產品。品牌越多消費越多，讓消費者從很多品牌中，選擇適合自己口味的牌子。」

「可是在新品牌還沒有完全建立市場地位的時候，又急急另外推出新品牌，這樣會影響現有品牌；新牌子飲料，廣告費用相當可觀。」陳國財道。

沈洪中也懷疑地道：「新品牌好是好，但不知能否適合消費者的胃口嗎？最好還是先行仔細地調查市場，明確地把握消費者的意願，然後還要做樣品口味調查、水質分析、飲料配合實驗，添兄還是審慎卓裁從長計議。」

「我建議引進除開可口可樂、百事可樂以外的世界性飲料，如巴西普拉瑪的瓜拉拿的瓜拉拿，荷蘭的花露汽水、香港的馬蹄汁……老是跟年銷十八億元的黑松老大併，不是手足自殘了嗎？要嗎進出國際市場，堂堂跟世界性飲料一爭長短。」黃博天禁不住這樣說。

「對對！好好！」李添才連連點頭首肯；「這個念頭是在今早拜土地公時，一絲浮現的靈感，是偶然得到的啓示而已，還沒有成熟。不過，兄弟們對小弟這麼熱心的提供寶貴的意見，我會好好鄭重思考一陣子，然後提交開發研究部門進門研議。不過，兄弟們的熱誠與厚愛，小弟完全接受就是，謝謝！」

這一夜，四個人很難得地開懷暢飲，個個都醉了；就算是至親如同胞手足，也沒有像他們這麼親近與同心。

他們四個人根本沒有特別利害的關係，各做各的，但互相關懷，所以一聚無所不談，從家事、公事，甚至於國家大事，都暢所欲言。把想要說的話，老壓在喉的悶在心裏頭，畢竟不是辦法，只要傾訴吐露出來，心裏反而舒服得多，絕不會留下什麼暗影

，或者是損人的後遺症。

他們的結盟，並不是不良的連結，或是派系的掘起，而完全是基於道義之交的結合；尤其是當李添才的事業，一天天地龐大起來，如果身邊缺少了幕僚智囊的話，一個人兩手雙腳，再有天大的本事，總算是孤掌，必難鳴出什麼大名堂來。

李添才雖然歷盡幾多艱難，奮鬥創業二十八年，但是真正的辛苦與奮鬥，卻是從今天開始；金瓜石盟的弟兄們，除開一再加倍鼓勵李添才，持續發揚他「誠實經營」的宗旨外，還要及時吸收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方法，不如此企業無法健全，事業更難繼續進步發展。

因此弟兄沈洪中、黃博天二人，很快地推薦他們的日籍老師與好友宇釋純輔、富樫直孝，來臺應聘分別擔任「金園關係企業」的副總經理與董事長特別助理。

李添才身為企業的負責人，對待員工一如自己的眷屬，但要求卻特別嚴格，考核與昇級完全以品德操守、工作效率與工作業績為憑據，尤其是對外鄉、外籍員工特別優遇有加。

現在李添才還有兩個理想未實現；

第一要在小格頭輔迪園，建立「金園職工訓練中心。」

第二要在故鄉金瓜石，創辦「科技專科學校。」

相信在他繼起創造人生有意義的事業過程中，這兩個理想很快可以達成，等到理想完成的時候，他所負起的企業對社會的責任，必然會加重好幾層。

（這是一則真人真實的故事，只有名字稍微仿音更改而已。）